

陈残云

一九一四年生

祖籍广东省广州市

已出版著作近三十部



代表作有：《香飘四季》

《热带惊涛录》

《南海潮》等

陈残云

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
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

残云作品选萃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

陈残云作品选萃

广东省作家协会
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

编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陈残云作品选萃

陈残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插页 133,000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册

ISBN 7-5360-1303-5/I·1156

定价：7.00元

出版说明

一、《岭南文学百家》是一套大型的文学丛书，计划出书一百集，集岭南文学百家之精华。从一九九二年开始，逐年出版，八年内出齐。

二、丛书收选对象为广东省当代作家的作品。每个作家编选一集。入集作品原则上由作家自选。作品创作时间不限，体裁不限（因篇幅所限，长篇小说、剧本、长篇叙事诗不收选）。每集约十万字。

三、每集刊登作家照片，附作家简介及主要著作目录。

四、丛书由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编辑，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资助，花城出版社出版。

花 城 出 版 社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十月

总 序

陈国凯

看我南粤，人杰地灵；岭南文学，源远流长。上溯中原文化传统，沃土根深；外得世界文明先声，锐意变革。历朝历代，岭南之文豪大家，文采风流，以其身体力行，耀我中华文化，弘扬我民族精神。其显赫功勋已彪炳史册。岭南文士，多有侠骨柔情；岭南文学，素以先声夺人，其势如浩荡珠江，层波叠迭，其雄如滔滔南海，浪涌天高。

文章大业，血汗浇成，名篇佳制，代代相传。当今时世，万象更新。岭南文苑百花盛开，争妍斗艳。广东一千多名老中青作家群情踊跃，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为光耀中华文化奋力图强。广东省作家协会为总结成果，振奋军威，展示阵容，造福社会，特斥资编选《岭

南文学百家》丛书，按老中青序列，收当代广东文坛百家俊彦之佳作，逐年出版，以观当世，启来者。

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秋于广州

编 前 小 语

这个集子算是一个选集，有三部分内容。一是家居杂感、二是农村散记、三是异地寄情，重点是第二部分。这当中，《沙田水秀》是受到读者和同仁鼓励的小品，有好几种译文，曾被选为外国人学中文的教材之一，我国的许多散文选集都选上了它，使我有意外的喜悦。

为什么写《沙田水秀》？我想说明一点历史情况。一九五八年春天，在大跃进的战鼓声中，省委派我到东莞县委当文教书记。那时，县里的人民群众正在热气腾腾地大搞水利、筑水库、挖运河，千军万马奋战在工地上，我也投身到人群中去。是年十月一日，成立人民公社，我兼任中堂公社的第一书记，经常奔走于河网交织的水乡地带。

一九五九年二月，我收到《红旗》杂志一封信，约我写些“有一定思想性、艺术性的文艺作品……字数以三五千字为宜”。我工作比较忙，

心思不在写作上，《红旗》是党中央刊物，不敢贸然动笔，于是我回了一封婉谢的信。信发出后没几天，又接红旗编辑部电报：“希最近能寄稿来。”这一来不能不写了，坐下来苦思苦想了一天，开了四次头都写不下去。第二天继续写，开头开得很顺，一鼓作气写下去。

文章很快发表了。接着又写了《珠江岸边》、《水乡探胜》，也都在《红旗》发表了。这些小品一定程度地展现了沙田地区、水网地带的的生活侧影。也留下了时代的印痕。但这本小集子没有选录《水乡探胜》，因它与“珠”文有相似的内容。

改革开放，带来了农村的巨大变化，不管水乡、山乡，还是平原、丘陵地带和海岛，都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集中选录的篇章，有特区深圳的《南大门风光》、珠海海岛的渔村《太平洋上的小明珠》、平原的《中山掠影》、《夜宿鱼窝头》、山区的《粤北之春》、《天高云淡看山城》、丘陵地带的《复活的村庄》、《山野小影》等等。这些小品是表现改革初期的真实生活，都给人们带来欣悦的感受。

我国有十一亿多人口，农民占八亿以上，农

村生活的改善、发展和变化，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大程度就是我们的政策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使全国人民获得了温饱，部分人家踏进小康的门槛，国家安定，社会繁荣。这是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集子中的《小街风情》、《三度移家四十年》，写的是广州的街头小景，和我搬家的身边琐事，引起了一些相熟和似熟未熟的朋友的兴趣，说文章亲切，透过一些日常所见现象，使人看到广州的新变化。是的，城市的变化，一般是缓变，不是突变，不易看到激动人心的景象，就是一间旧楼改建为百货公司，也改变不了破落的观感。一条繁荣兴旺的十里长街中山路，四十年来，依然改不了破败的旧貌，就是例证。而我的文章所陈列的只不过一抹小风光。

我希望能看到中山路的崭新风貌。

集中的《劳苦的善人》，是写我的母亲的。她在十年动乱中的第二年，长眠于地下，寿年九十三岁。她一生劳苦，土改时被评为雇农，我不知道，在想象中以为是贫农，所以我填写自己的阶级出身是贫农。却有人“揭露”我假报

成份，“为什么贫农能上大学？”说的似乎有理。有些贫农出身的人去当共产党，有些去当土匪，怎么还有人上大学？他感到很出奇。看看这篇文章，对他也许有教益。

文集中第三部分，是异国和港、澳的小记，大致每地一篇，都是生活纪录。《老挝姑娘》是写我们几个青年逃出日寇统治的马来亚，越过泰国，在横渡湄公河的小艇子上，遇到一位老挝姑娘的事迹。当时老挝是法国的统治区，没有日本兵，可以松一口气，感到愉快。当时结识这样一位美丽的异国姑娘，增加了旅途上的安全感。我想她是爱国的、善良的，她的美好的形象令人难忘。

《地拉那漫笔》，是从一组描画阿尔巴尼亚散文中选出来的。解放后我第一次以作家身份，到遥远的友好国家访问，一切感到新鲜，除作笔记外，都作了详尽的日记，忘却了旅途的疲乏。同样，在访问罗马尼亚的一月旅程中，也写了日记，已收在《珠江岸边》的散文集中。于此选录的只是短文《盛开的玫瑰》。不管该国的政局如何演变，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情谊是永存的。

我曾两次到过泰国，第一次是以越境者的

身份，带着警惕的眼睛，观察曼谷的世情，无心欣赏美妙的风光。第二次是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住在曼谷的豪华酒店，参观皇家佛寺，游览湄南河，身心无限畅快。《曼谷小景》描绘的就是湄南河的幽美景色，它的色彩缤纷的形象使人念念不忘。

新加坡曾被大英帝国夸耀为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但日本“皇军”的铁蹄轻轻一踏，沉了。时代的进展，埋葬了野蛮的强盗。今天的新加坡傲然地站起来，成为新兴、富裕又美丽的共和国。我曾经是她的居民，和她一同受過苦。而今天她以崭新姿容站起来，我也欣然地拜访过她，感到愉悦和兴奋。《新加坡抒怀》表达我对她的热爱感情。祝愿她健康发展，繁荣昌盛。

香港是我生活过较多日子的地方。近十年也重访过三次，它的飞跃发展令人惊异。在访问中写了日记和散记。《旅港小记》是其中的一部分。

也曾访问过三次澳门。《澳门剪影》只是一个散记，表达我对它的热爱感情。一些人说它是“文化沙漠”，是片面意见，大概被赌场黑慢

挡住了眼睛，看不见众多的教师、报馆编辑和记者、作家和画家。感谢澳门的文友们赞赏我的看法。

一九九一年秋

目 录

编前小语	1
广州小记	1
要做高飞的凤凰	5
鲜花盛放展新图	10
小街风情	14
家居杂感	20
劳苦的善人	25
三度移家四十年	36
春暖家乡	46
珠江岸边	59
沙田水秀	71
复活的村庄	83
山野小影	91
夜宿鱼窝头	100
南大门风光	109
太平洋上的小明珠	125

中山掠影	133
一树名花映名城	149
粤北之春	158
天低云淡看山城	185
梅花的家乡	191
千里田园一日看	200
海滨城漫笔	206

老挝姑娘	212
盛开的玫瑰	221
地拉那漫笔	227
曼谷小景	236
河海相连万古情	240
新加坡抒怀	246
旅港小记	258
澳门剪影	270

附录

陈残云简介	287
陈残云主要著作目录	290

广 州 小 记

我的家乡在广州北郊，离市中心只有三十华里，跑两三个钟头的路就可到达了。小时候，听大人们说，广州很繁华，有很多新奇的事，但乡下人跑到那里去，常常受人愚弄和欺负，在我的幼小心灵中对它又羡慕，又害怕。

我们乡下里，有些年壮力强的农民，常常在农闲中跑到广州打零工，过了几个月回来，穿一身光鲜的衣服，很惹人羡慕。那时我年纪小，对那些打零工的人颇为仰慕，希望自己年纪大了，也能去打零工。广州，在我的想象中是富于吸引力的。

一九二八年夏天，我第一次到广州去。那时我是个年纪较大的小学生，学校里的一位勤杂员，领着我们几个同学去游玩，除他之外，我们几个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到了广州，我们乘了公共汽车，游了大新公司天台，看到了

热闹的人群，和复杂的生活，眼前展现了一个混乱而奇异的世界。晚上，我们在珠江河畔的小艇子住夜。那泊满江岸的小艇子，有许多涂着脂粉、穿红着绿的女子穿插其间，后来知道，那些都是专门在艇子上卖肉的下等妓女。那时的广州，在我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一个阴影，那些模样端正的姑娘，为什么要卖肉？

半年以后，我到了广州念中学。对那繁盛而喧闹的都市景色，接触得更多了，那些坐着漂亮汽车的官爷们、阔佬们，在马路上威风十足的驰行着，警察们对黄包车夫和苦力不时发出吆喝声，衣饰华丽的贵妇人和衣衫褴褛的求乞老妇，同时在街头出现，很自然地使人看到两个不同的世界。我明白了，珠江河畔那些纯良的女子，都是为了活命而卖肉。由那时起，我对广州这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发生了疑惑，它在繁华景色中隐藏着丑恶。和我们的家乡相比我觉得乡村虽然穷困和愚昧，却比它单纯、朴素和可爱。后来我参加了社会活动，结识了一些进步朋友，知道它丑中有美，有充沛的生命力，是战斗的城，它是可爱的。

若干年以后，广州成了日本帝国主义铁路

下的地狱，我们的家乡，也一样过着痛苦而悲惨的生活。我因为战斗的需要，曾经回去居住过，目睹它的破烂而凄凉的情景，禁不住暗暗地流了眼泪。那时，珠江河上的艇子没有了，可怜的女子或许已死于屠刀下，或许已流徙他乡，广州显得异常冷落和死寂。经过残暴者长期的蹂躏，市区的中心如惠爱路等地，颓垣败瓦，一片萧条，许多街道的楼房、门窗都破败不堪，近百万居民只剩下三十万，都在饥饿中熬着日子。可爱的广州，充满着恐怖，简直成了鬼影憧憧的墓场。但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儿女们，却在断壁颓垣中战斗着。广州，没有敌人的刀剑下毁灭，它是不屈的城，革命的城，英雄的城。

一九四九年十月，共产党的红旗，插上了越秀山头，从此伤痕处处、凋零残破的广州城，复苏了，新生了，经过医治、改造和创建，它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城。我们的历经苦难的家乡，也变样了，我为它的新生和发展而高兴和歌唱。

特别是近两年来，广州的英雄儿女们，克服了十年浩劫中所造成的困境，沿着三中全会